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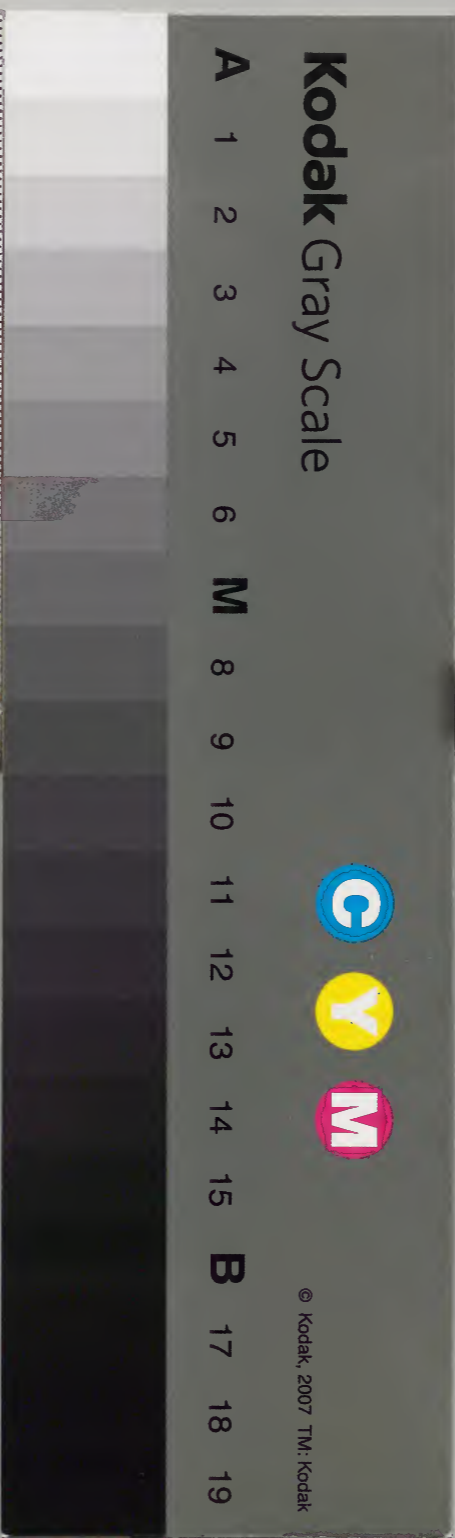
東國通鑑

四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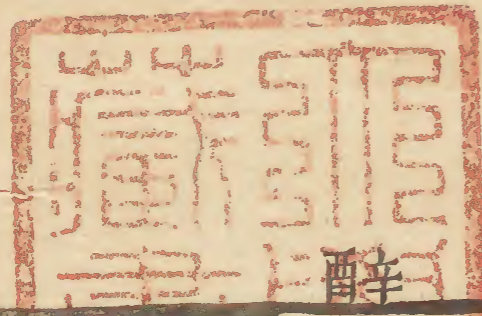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三	三	八
五	七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二	三	三	八
五	七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38
冊數	57 (44)
函號	285 29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三

高麗紀

忠肅王二

辛酉年

元英宗至治元年

春正月下贊成事權漢功評理金

廷羨平康君蔡洪祐于巡軍初上王在元凡國家

事遙傳旨以行漢功等扈行招權納賂親戚故舊

濫授朱紫王頗懷不平於上王被流王囚漢功等

命替成事吳潛佗言金千寶鞫之漢功自廁竇逃

捕而囚之籍漢功洪楫家釋廷羨○元詔王入朝

○以仕瑞為容直副使瑞亦朱冕家奴伯顏禿古

淺草文庫

思之弟也○三月復置察理辦造都監○夏四月
丁卯王如元四更出自陽善門百官不及拜辭柳
清臣吳潛元忠韓渥尹碩柳有奇安珪等從之內
豎太護軍朴仁平以姦巧得幸而潛結曹顛頓養
子宦者楊安吉時在帝側用事其妹適人已久安
吉黜其夫以嫁仁平至是仁平先至潘王所與頓
安吉相為唇齒遂背王反以國家陰事訴潘王又
誘引清臣潛與之比趙璉趙延壽金元祥等陰附
之於是王之侍從皆離畔莫適所從時人曰仁平
人猶誤王者必此人也○命三司使金恂杖權漢

功蔡洪拈流于遠島漢功上王之所重也時臨海
君李瑱餞于郊漢功曰天地雖廣大一身藏處難
瑱曰則實好漢功大慚漢功洪拈及李光逢裴廷
芝等不入海島皆聚洪州界擾民不可勝紀先是
上王之留元也凡國家政事倉庫出納一委親近
雖有過舉然倉庫盈羨人心畏服自西幸以後宦
官左右謀改上王之政放逐舊臣無虛日倉庫俱
竭全英甫弟僧山枳及吳佛奴等附伯顏禿古思
蜂起煽亂

史臣曰任用舊人亦繼述之一事也漢功以太

尉王所重而乃見竄可謂王有孝心乎死生榮辱命也漢功之逃失大臣體亦豈免君子之譏乎

元收王國王印章初上王之在元以從臣司僕正白應立能貨殖命幹潘王高府事應立逃還本國高奏帝遣負外郎阿都刺刺王發應立還都王不時奉行高諧云王手裂其粘及王入朝帝怒詰責之收奪國王印時王寓伯顏秃古思家

史臣許應麟曰忠宣王嫉惡如讎而閹人伯顏秃古思以其姦險見惡於王誣諧於英宗皇帝

竄王吐蕃在忠肅義不共戴天也其入朝也既不能自於天子正其吠主之罪乃反寓其家至以其族免隸爲良獨何心哉

五月杖前直郎鄭孫流于島初王聞柳清臣吳潛訴王于上王頗疑之二人請行宮請與白元恒辨王問元恒元恒指鄭方吉及僧祖倫祖倫指前執義徐誣誣指鄭璩○同知密直司事李伯謙卒伯謙風彩瀟洒王立朝端嘗爲公州副使勸課農桑富饒又牧濟海州留守南京以 最聞 剽叛賊日若李伯謙 英來撫吾豈敢叛乎其愛

慕如此○六月鷹 上護軍元 甲 為入短

小精悍眼有電光臨難忘身後以擊 丹功

賜推誠奮勇匡國功臣號○秋七月上王至西番

獨知里寄書崔有滄權溥許有全趙簡等云予以

命數之奇懼茲憂患子爾一身跋涉萬五千里向

于吐蕃辱我杜稷多矣寢不安枕食不知味想諸

國老亦勞心焦思采增惶愧國王年少無知向之

憚我羣小必幸我如此肆其姦巧焉知不問我父

子乎幸諸國老同心協力敷奏于帝俾予速還○

八月前正尹蔡河中借元使金家奴來言帝赦權

漢功蔡洪括而召之又言帝以潘王曷為國王翼

日百官賀曷母安妃是夕護軍李漣還自元言國

王無恙宰樞始知河中之安○元中書省遣宣使

李常志來囚靖和公主官女及雍食人韓萬福問公

主薨故萬福言去年八月王密御德妃於延慶宮

公主妬被王歐鼻衄又於九月王如妙蓮寺歐公

主於佻夫介等救之遂執官女及萬福等以歸○

九月蔡河中復如元從潘王也河中嘗恨辦違都

監取其父洪哲及權漢功甲民斷與於人召都監

官謂曰從汝惡土命決耶

東鑑四十三 四
臣等按河中謀立潘王吹至之心信然未已爲
百已久今矯帝命稱高爲王以惑羣心尋復如
元凡所以陷王者無所不至而至稱其王爲惡
王是不可出諸臣子之口矣夫人臣既委質北
面則君臣之分已定小有怠慢之禮倨傲之色
猶論以不敬而誅之况包藏禍心積於中形於
外發於言者乎孟子曰吾君不能謂之賊河中
謂吾君爲惡豈但賊而已乎

檢校僉議政丞李瑱卒爲人體貌魁梧局量寬弘
然倚其子齊賢勢多奪人職獲識者少之○冬十

丁月上王寄書崔有滄權溥裴挺許有全金暉趙
簡等曰予十月六日到吐蕃撒思結似聞帝許還
國其言若實公等無以爲念不然與柳清臣吳潛
議表請于帝得予無久於此○十一月自元恒朴
孝修等會議上書中書有乞還上王且辨韓萬福
誣告公主薨故

戊午

九年

元至治

春正月上王有吐蕃王在元○伏言

慶斯萬太寧君崔有滄率君僚上中書者書請王
復位還國書成付潘王者多乃置書妙覺寺使
軍任松守之斯萬等竊取其書付金之鏡趙石堅

直呈中書者後潘王傳其本付蔡河中朴仁平以
示宰執○潘王屬惡本國多輸錢財于王所遣其
臣楊成柱以帝命責宰相金利用徵所輸錢財令
各倉司刷送所輸文字獨司僕副正韓宗愈與金
仁衍不聽○二月知密直司事林仲沆如元賀冊
后行至婆娑府達魯花赤不給傳馬不得入而還
○三月元遣翰林待制沙的來訊式自都監錄事
李允緘等潘王先遣其臣前護軍朴龜寄書宰相
曰爾王嗣位以來縱獵妨農其酒嗜音不迎帝使
不親庶務夜與羣小變服微行使幸臣尹碩李宜

風孫琦等假稱王命逞其私欲又信譖言枉殺無
辜官人以私不以賢勞父主勛舊之臣皆置散地
或至流放籍沒其家爾等反爲逢迎至使國綱大
壞事大之禮後於諸國爾等自今其者察之前者
阿都刺賚去聖旨爾國王非徒不肯奉行又失所
在沙的到日明推以對沙的在行有鞫問允緘等
允緘言臣賚至王宮授代言安珪時有別駕徐允
公見之沙的遂執阿都刺及允緘允公以歸時潘
王謀奪王位曹頤蔡河中趙璉趙延壽金元祥從
諛而織成之於是問事使臣給繹往來○夏五月

遺前僉議評理金廷美如元獻盤纏于上王○容
直副使裴廷芝卒廷芝嘗從印侯討哈丹于燕歧
拔劍躍馬所向披靡流失貫輔車累瘡復戰俘敵
甚衆以功拜中郎將侯獲以如元帝召見賜自金
五十兩曰勇士也忠宣王謂富國莫先乎農設典
農司有備倉以廷芝幹其事以非罪在縲絏其子
天慶請以身代之不聽遂父子俱竄及還閉門謝
病日以琴碁自娛爲人體貌魁梧口不言利○閏
月元命宗正寺鞠安珪等珪辭及於王王難於自
明丞相拜住疑慮久不決○六月典校副令趙宏

左軍萬戶李資深遷百元傳潘王旨于式目都監
曰國王入朝時中外倉庫皆已告匱乃抽斂人戶
備盤纏以來及被譴規免罪辜賂事權貴費盡錢
物又遣孫琦安鈞等于本國重斂于民帝聞之命
刑部推徵國王曾不懲艾與惡小前護軍李恭謀
遣代言安文凱郎將桓允全宰相金忻百戶金成
萬等復加橫斂割取民膏連續轉運帝怒已因文
凱于宗正府遂押恭及允全成萬等發還宜郎杖
流海島汝宰樞不能諫止反爲之助至使民怨益
深卿等雖聚斂以送固非國王所得擅用徒增國

怨自今一皆禁斷違者奏聞痛懲於是杖流允全
成萬恭及護軍康呂于島恭性抗直王在東宮屢
進直言怒蹴其目眇及郎位念其忠直驟加拔擢
與呂爲王規勸動靜允全成萬船載布二萬匹獻
王勗以故皆惡之○秋八月僉議贊成事趙璉卒
時王在元璉權樞有事元使絡繹率使氣逞暴璉
善辭以對怒輒解及卒國人皆泣然貳於藩王臣
節不完○前贊成事權漢功蔡洪括前評理李光
逢等怨王之杖流也乃邀驟與君閔漬永陽君李
瑚等願請立藩王會百官上書中書省曰小邦原

蒙聖澤民安其業茲臣在王左右流毒内外無告
百姓不堪其苦素聞藩王勗稟性慈善望之如渴
亦是忠烈王之嫡孫也頃者自元恒朴孝修等隨
王入都令國人上書乞王遄歸陪臣會議數日未
就代言慶斯萬護軍金仁沈等以王命督之不獲
已署名斯萬潛授金之鏡等呈于上省冒弄都堂
伏乞詳照時監察執義尹宜佐曰吾不知吾君之
非臣而訴君拘疏不爲唾之而去於是臺諫史翰
皆不署名贊成事閔宗儒嘆曰臣爲君隱直也吾
可忍吠吾主耶彥陽君金倫與弟元尹耦亦不署名

名或謂倫曰違衆自異若後悔何倫罵曰臣無貳
心職耳何後悔之有是日署書未半天忽大雨雹
○九月權漢功等又招百官署名忽震雷雨雹大
如李梅四角如蒺藜漢功等使民部議郎趙湜賚
書如元呈中書者不受呈翰林院亦不受

臣等按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故子爲父隱
臣爲君隱天下安有子而誣父臣而誣君者乎
以臣子誣君父惡逆之極而名義之罪人也漢
功小人得罪於王曾竄海島不自懲艾憾猶未
釋因王蹉跌仗天朝之威憑藩王之勢謀欲陷

王於不測之地首唱邪謀會百僚議上書莫所
謂惡逆之極名義之罪人而天人之所共憤者
也是故今日會議而天大雨雹明白會議而天
又震雷雨雹天之震怒於上者可知矣及書之
上也中書翰林皆不受某不爲天下公論所容
者亦可知矣漢功之罪於是而通乎天地矣
蔡河中賚織紋苧布如元○冬十月德妃命巡軍
釋慶斯萬等二人先是權漢功等以藩王旨囚斯
萬仁沉之鏡于巡軍數月至是釋之斯萬洪戎之
塔也昵待禁掖與宦寺無異○十一月上護軍楊

起三司副使李謙以潘王肯如元賀正

亥癸

十年元至治三年

春正月上王在吐蕃王在元○濟州

萬戶林淑擅自離任囚干行者宥復之任濟州人
為匿名書揭于市云淑甚貪婪侵漁萬端民不堪
苦今復之任吾輩奚罪存右司郎中烏赤受淑賄
賂枉法免放宥府若不推劾吾等當訴于上者乃
以和純仁代之○驪興君閔漬駕洛君許有全興
寧君金賂如元請召還上王有全年八十一其妻
亦老病欲止之谷曰人皆有死下死難免豈以妻
病身老忘吾君而自逸乎屬其子榮侍疾遂永訣

而去後數日妻敗漬等至元留半歲餘為潘王之
黨所沮竟不能達而還○二月元量移上王干朵
思麻之地先是崔誠之李齊賢在元獻書元郎中
曰切惟弊邑事天以來百有餘年歲修職貢未嘗
小弛往者遼良遺種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
弄兵于海島朝廷遣哈真扎刺帥師討罪天寒雪
深甬道不繼軍不得前却幾為兇徒所笑我忠憲
王命陪臣趙冲金就礪轉餉濟師倚角而滅之兩
國之帥相與約為兄弟誓萬世無相忘是則弊邑
所以盡力於太相皇帝時也世相皇帝南征而反

施將繼大統時有介弟扇變于朔方諸侯憂疑道
路甚梗我忠敬王以世子率羣臣拜迎于梁楚之
郊天下於是覩遠人之悅服知天命之有歸是則
弊邑所以盡忠於世祖皇帝者也忠敬王襲爵東
歸忠烈王復以世子入侍輦轂世祖念其功嘉其
義令尚公主以示殊恩屢頒詔旨母改舊俗四海
之內稱為美談我老潘王即公主子而世祖親甥
也自世祖之時以至千盛代歷仕五朝既親且舊
但以功成不遷變生所忽毀形易服遠竄吐蕃之
地去故國萬餘里顛崖絕險十步九折層氷積雪

四時一色嵐瘴薰蒸盜賊竊發草船渡河牛箱野
宿聞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炒虜土屋辛苦萬狀
不可彈說行路聞之尚為之於惶况策名委質者
哉此僕所以當食忘味已既復起皇皇栖栖淚盡
而血繼者也蓋柔遠敦族先王之政也以功覆過
春秋之法也足下何不從容為丞相言之明往自
之無他今自之自致累世之忠勤不可負國人之
思慕不可遇世祖肺腑之屬又不可以不錄於以
入奏冕旒導肅金鷄之澤賜環而東復見天日使
聖天子之世無向隅而泣者則大丞相之德之美

東鑑四十三
十一
益著於遐邇而天下皆稱頌於足下豈惟弊邑君
臣銘肌鏤骨圖報其萬一而已哉又上書丞相拜
任曰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
下有飢者猶已飢之也天下之溺與飢者非禹手
擠之而稷過其哺也何其心斷然自以為責而不
息歟天之降任于木人本欲使之濟斯人也苟視
其困窮無告者恬不為愧豈天而降任耶此所
以忘胼胝之苦親播植之勞宅九土粒蒸民左右
堯舜而澤及後世者也設有下人焉不幸而陷溝
瀕轉溝壑禹稷而見之將圖其須臾之活而已耶

吾知必為之計使之不復憂飢患溺然後已也恭
惟丞相執事光輔聖天子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
山之安玉燭清明年穀屢登戴白之叟以為復覩
中統至元之治人之生於此時亦可謂幸矣如此
而有下人焉困窮之勢甚於飢溺執事其何以處
之往歲我老潘主遭天震怒措窮無所執事哀而
憐之生死肉骨於雷電之下得從輕典流岩遠方
再造之恩有踰父母然其地甚遠且僻語音不通
風氣絕異盜賊之不虞飢渴之相逼支體羸瘠頭
髮盡白辛苦之態言多之可為流涕語其親則世祖

之親甥也語其功則先帝之功臣也又其相考爰
自聖武龍興之際慕義先服世著勤王之效傳所
謂猶將拾世宥之者也竄謫以來已及四年革心
悔過亦已多矣伏惟執事既嘗力救於始無忘終
惠於後申奏辭聰導宣睿渥俾還本國以終天其
其爲感幸豈止陷濤瀨者履坦途轉溝壑者飲羹
食而已哉若謂時未可也姑徐爲之日延月引而
爲賢且有力者所先天下之士將謂執事見事獨
遲小國之人將謂執事爲德不竟竊爲執事惜之
拜任遂奏而量移齊賢往謁上王而還○三月潘

王高遣其臣前祭酒白文珪卽將李淑貞以帝命
封諸倉庫○夏六月雞林君金子與卒子興爲人
羨賜豐哲以蔭進元嘗使伯伯來問宋那英事子
興與金元祥吳玄良協謀克剽兇黨以寧社稷○
秋九月元中書省遣朋和尚來言御史太夫鐵失
弒帝皇叔晉王卽帝位召遷上王○宰相享淑妃
如以伯顏禿古思謀危上王其兄任瑞奪金之甲
牌面等事令羣臣上書于中書省訴其罪金台鉉
先署名白元恒朴孝修柘故不署○密直副使任
瑞聞其弟伯顏禿古思伏誅於元懼而逃乃籍其

家○冬十月前正尹蔡河中賚織紋苧布如元○
元召還魏王阿木哥○元遣直省舍人阿魯灰來
頒即位詔遣定安君琮賀登極○司憲堂令閔祥
正嘗以事被劾遇赦赴臺視事糾正呼曰蒙赦掌
令又內書舍人卜棋乘醉廷辱祥正曰風憲官蒙
赦復職古所未聞君且休彈糾聞者笑之○冬十
一月上王自吐蕃還大都○元議立行省于本國
尋罷之初吳潛柳清臣謀立潘王暉會英宗崩泰
定帝登極清臣等未遂其謀上書請立行省罷國
號比內地帝然之遣平章政事闊兒察中書怯烈

等于本國元前通事舍人王觀上書丞相曰伏聞
朝廷建立征東行省欲同內地恐論者不察以致
崇虛名而受實弊何則高麗慕義向化歸順聖朝
百餘年矣世世相承不失臣節世祖皇帝嘉其忠
懇妻以帝女位同親王寵錫之隆莫與爲比其在
本國禮樂刑政聽從本俗不復以朝廷典章拘制
故國家嘗有事於東方本國未嘗不出兵以佐行
役自遼水以東瀕海萬里賴以鎮靜爲國東藩世
著顯效累葉尚主遂爲故事此蓋高麗之忠勤祖
宗之遺訓也今一朝採無稽之言以隳舊典恐與

世祖皇帝聖謀神等似有不同其不可一也本國
去京師數千里之遠風土既殊習俗亦異刑罰爵
賞婚姻獄訟與中國不同今以中國之法治之必
有捍格枝梧不勝之患其不可二也三韓地薄民
貧皆依山阻海星散居止無郡縣井邑之饒今立
行者勢須抄籍戶口科定賦稅島夷遠人罕見此
事必驚擾逃避互相扇動脫致不虞深繫利害其
不可三也各有官吏祿俸例於本省差發科程今
征東者大小官吏月俸及一切公用所費每歲大
較不下萬有餘錠本國既無供上賦稅就用上項

俸給必仰朝廷輸送則行者之設未有二民尺土
之益坐耗國家經費之重其不可四也江南諸省
既同一體例須軍兵鎮守少留兵則不彊彈壓東
方諸國多留兵則供給倍煩民不堪命又況國家
自禁衛以及畿甸屯住軍額已有定制固非常人
所敢論然不知征東鎮兵果於何處簽發其不可
五也古者集大事則博謀於衆防雍蔽也竊聞首
獻立者之策一人乃其國之故相以讒間得罪於
其主懷毒自疑遂謀覆其宗國以圖自安迹其本
心初非納忠於聖朝也由是觀之梟獍犬豕之不

若當明正典刑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昔唐太宗伐高麗至安市城攻之不下師還以東帛賜其城主以勉事君丈夫太宗之與高麗敵國也以天下之力攻一小城不能拔不以喪敗爲耻仍以忠義相勉書之史策以爲美談况聖朝之於本國義則君臣親則甥舅安危休戚靡不同之奈何反聽二人欺誑之言賣主自售果得遂其姦計有累政化也可勝既乎其不可六也觀自惟草茅賤士其於朝廷政事不宜妄有論列然自觀盛世爲姦人所欺不勝忠憤所激輒肆狂斐爲朝廷惜舉措耳時忠宣

遷自吐蕃聞之對贊成事金怡曰我祖統三爲一立高麗號于今四百有餘年我忠憲王首先歸順忠敬王親朝釣魚山又謂世祖皇帝于汴梁蒙賜王帶父忠烈王爲駙馬世承帝眷爲天下諸國榮觀何不幸及我以二三奸臣之謀遂墜我祖業乎相宗何辜不復血食因泣下謂怡曰復高麗號卿有之昔皇慶初叛臣之裔洪重喜等誑于帝立行有削國號卿歷奏相宗臣服之功奉帝旨遂罷行有今又且盡力圖之怡乃與崔誠之令李齊賢作書呈于都堂曰中庸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

以行之者一也。繼絕世舉廢國理亂持危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說之者曰無後者續已滅者封使上下相安大小相恤天下皆竭其忠力以藩衛王室矣。昔齊桓公遷邢而如歸封衛而忘亡所以糾合一匡為五霸首也。霸者猶知務此况居域中之大以四海為家者哉。竊惟小邦始祖王氏開國以來凡四百餘年矣。臣服聖朝歲修職貢亦且百餘年矣。有德於民不為不深有功於朝廷不為不厚往者。歲在戊寅有遼民曹孽號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東入島嶼陸梁自肆太祖聖武皇帝

遣哈真札刺兩元帥討之。會天大雪餽餉不通我忠憲王命趙冲金就礪供資糧助器仗擒戮狂賊疾如破竹於是兩元帥與趙冲等誓為兄弟萬世無忘。又於己未年世祖皇帝及旃江南我忠敬王知天命之有歸人心之皈依跋涉五千餘里迎謁于梁楚之郊。忠烈王亦躬修朝覲未嘗小懈。征收日本則悉弊賊而為前驅追討哈丹則助官軍而殲渠魁勤王之效不可枚舉。故得廢降公主世篤舅甥之好而不更舊俗以保其宗。桃杜稷穀世皇詔旨是賴今聞朝廷擬於小邦立行有比諸路若

其果然ス小邦之功且ハ不論其如世祖詔旨何伏讀
年前十一月新降詔條使邪正異途海宇康乂以
復中統至元之治聖上發此德音實天下四海之
福也獨於小邦之事不體世祖詔旨可乎中庸之
書聖門所以無訓後世非空言也觀其所言絕者
吾且繼之慶者吾且興之亂者治之危者安之也
今無故將蕞爾之國四百年之業一朝而廢絕之
使杜榘無主宗桃乏祀以理揣之必不應爾更念
小邦地不過千里山林川藪無用之地十分而七
稅其地未周於漕運賦其民未支於俸祿於朝廷

用度九牛之一毛耳加以地遠民愚言語與上國
不同趨舍與中華絕異恐其聞此必生疑懼之心
未可以家至戶喻而安之也又與倭民濱海相望
萬里聞之無乃以我為戒而自以為得計耶伏望
執事閣下追世祖念功之意記中庸訓世之言國
其國入其人使修其政賦而為之藩籬以奉我無
疆之休豈惟三韓之民室家相慶歌詠盛德而已
其宗桃杜榘之靈將憾泣於冥冥之中矣於是立
省之議遂寢○十二月元遣直省舍人交化的來
頒改元詔○安軸趙廉崔甲龍應舉于元軸中制

科○上主寄書宰相曰寡人已到大都利見至尊
猶念國王年少昵比儉人多行不義卿等懷祿無
所匡救焉用彼相自今可小心輔國

子甲

十一年

元泰定帝元年

春正月甲寅元劫王還國復賜印

章○元流孛刺太子于太青島○二月大護軍張
公允賚批自還自元崔有浚金深守僉議政丞權
準金廷美僉議贊成事崔誠之尹莘傑爲二司使
林仲沆任子松元忠爲僉議評理李齊賢爲密直
司使朴文忠知密直司事趙瓊元善之全彥爲密直副使文
同知密直司事趙瓊元善之全彥爲密直副使文

忠即仁幹也以朴瑗爲右副代言杓潘王之黨誣
王以罪上書都有也逼延興君朴全之署名全之
憤然曰狗奴敢汚我耶遂遣其子瑗聞于王所至
是拜瑗代言任銓選起全之視事以老固辭乃授
僉議政丞致仕賜號推誠贊化功臣○囚金元祥
趙延壽于巡軍籍其家杖流于島治貳於潘王之
罪也元祥嘗爲巡軍萬戶使造械重百斤至是首
自及後帝命赦之○三月教曰食君之祿而貳其
心非人臣也其上書京師請立潘王者三品致仕
以上皆傳祿俸○王遣贊成事韓渥來斂盤纏布

○上主械送伍尉方連宦者方元囚于巡軍上主
之在吐藩也連元兄弟苦其久從艱險欲弑之而
逃還中夜火行幄事覺○夏四月以李光逢爲三
司使朴文忠爲密直使張元杜爲密直副使其爲
高署名於書者皆罷○曹頤蔡河中等又令留元
無賴子弟二千餘人連名呈有訖王不已○五月
僉議贊成事致仕閔宗儒卒宗儒天資莊重風度
秀朗明識典故優於吏幹不忘交游篤於宗族未
嘗干謁退公使杜門謝客晚年喜絲竹廣植花木
以聲妓自娛○以林仲沆僉議贊成事王謂仲沆

曰卿亂我之政人目之曰林權嘗有鄭權者參銓
注多受賄賂故王比仲沆於權○六月以上主命
囚正尹朴惟正于巡軍其父密陽君義富而吝欲
以黃金二十錠白金三十斤爲上主施納佛寺義
死惟正私用之於是下旨徵金二十兩銀七十斤
銀瓶六十口布一千匹奴婢三十口田二十結○
秋八月王娶魏主阿木哥女金童公主○上主傳
旨曰判三司事朴虛中年已八十尚慕利祿彼此
交構韓渥元善之金仁沆又有所犯已令勿仕渥
等略不疑懼公然規事殊無臣禮可從前旨○九

月前密直副使李宜風死宜風宋泉州人嘗從王獵鹿交乘與前一箭墮之王悅驟拜密直為人性奇巧專事媚悅招權納賄恣行威福○冬十一月上王遣繕工令趙石堅戒諭國人曰予早厭富貴愛靜好閑修善是樂傳國於子傳潘於姪願終天年而未免吐蕃之行及還見從臣交構潘王及國王以致闕墻之變因丞相敷奏宸聰賜還國印復定王位而姦臣不悛尚肆詭構不使兄弟再和幸蒙皇帝裕存大體已許國王尚公主歸國特命省院臺官召致兩王從臣咸使和解惟爾臣民毋惑

問言毋懷貳心善事國王以安家邦其上書請立潘王之時聽一二姦臣誑誘不得已署名者予已諭國王毋念舊惡又一二首惡規免已罪歸罪於脅從四十餘人欲徙之遼潘此輩非其本意而坐此離鄉里去親戚可不悲乎王感予言二皆原宥其悉知之於是宰樞召往來謀議為高上書者民部典書致仕李伯經前司憲掌令李東吉前民部議郎趙湜前成均樂正權賀令俯伏聽教○十一月政丞崔有淦如元賀正宰相呈中書省書曰上王之在吐蕃也姦臣詐以請還上王會國人署名

於狀其實請立潘王也其後國人皆知其詐而茹
臣猶以前狀藉口構讐不已請察其情

丑

十二年元泰定春正月上主及王在元○三月崔

有滄選自元時朝廷欲立者我圖章世祿奴婢之
法有滄請中書者力言請因舊制從之及選國人
舉手加額泣曰存我二韓者崔侍中也時有滄年
八十六○化平府使李晟卒晟弱冠登第窮討墳
典若將終身年五十九拜左忠補乘官歸由上主
在燕邸聞其名拜內書舍人累遷至成均祭酒所
至學者如雲人謂之五經笥○夏五月辛酉王及

公主至自元○上主薨于元遣三司使尹莘傑萬

戶姜融迎梓宮○六月三司右使趙延壽卒延壽
豪逸敢言然貪財好色貳於潘王時議薄之○秋

七月鷄林府院君王煦密直副使李凌幹等奉上
王梓宮至自元百官玄冠素服郊迎○延興君朴

全之卒忠烈王選衣冠子弟二十人入侍中朝全
之與焉與中原名士商確古今如指諸掌時忠宣

爲世子令全之爲傅及即位以師傅舊恩封延興
君爲人慈厚茲愛通經史究術數忠宣常招入內

廣平江陵二君侍王令各自書名以示全之曰誰

享國者全之不敢對王固要之全之良久避席曰
觀兩君筆迹亞君當璧矣不數月廣平公卒江陵
果爲嗣○散負張世奪少尹林俊卿馬司憲府究
治之世亡匿搜捕逼其族親世乃到持平金開物
第拔劍自刺大叫憲司下世獄遂詣闕請罪世妹
夫王三錫從中沮不達以秋擊開物又擅釋世開
物與掌令金元軾持平金永照等復詣闕請世罪
王怒歐啓事者憲司閉門不視事累日王遣近臣
諭元軾等曰待葬上王治三錫等罪卿且視事三
錫本蠻人隨商舶至燕王之入朝也因幸臣以永

見王見而悅之寵眷無比稱爲師傅

史臣俞思廉曰王三錫無學術丁蠻人也王惑
信之密適於側非唯賣官鬻獄至於廷辱風憲
而王不悟佞人之難遠也如此哉

八月壬辰王與公主幸漢陽張璠幕於富原龍山
高阜望海處而御之○以公主彌月省○己未公
主生子於龍山○冬十月丁酉公主薨于龍山行
宮年十八時有飛書云樺師祖倫師傅王三錫誘
引主上久留龍山濱海卑濕地至使公主免身擅
幕遘疾莫救若達帝聰二人之罪在所不赦祖倫

誦事李宜風遂得近幸頗與朝政逞私撓法人皆
疾之○遣右代言李捺如元告公主喪○十月
庚戌王至自漢陽○甲寅葬公主于德陵○杉御
于吉島君權準第周觀屋宇之美嘆曰非寡躬所
當居也自是屢移私第○以李齊賢為政堂文學
○元遣左司郎中脫必歹賜王酒及寶鈔兼祭公
主

丙寅
十二年元泰定三年檢校僉議政丞閔漬卒謚文仁
十四年元泰定四年夏五月僉議中贊金怡卒怡春陽
縣人初名之琰後改廷美忠宣賜今名早有志

忠烈十六年調長興府倅時哈丹入寇國家令州
縣據險自保禁民出耕令出咸懼怡謂按廣姜就
曰天兵劓此小寇如凡上肉耳何能到邊郡且食
為民天耕種有時時不可失請出耕就曰如違令
被譴何怡退而嘆曰一夫不耕天下受飢從令不
耕則餓死者衆不從而耕則受罪者我也令民出
耕賊果至燕歧而滅他郡皆未獲唯此府大孰遠
近賴之忠烈在元聽羣小譖欲廢忠宣以瑞與侯
瑛為子兩王之臣角立相頌怡懼禍將赴容取忠
宣受封詔冊潛帶腰間以他紙納空宣匣中緘封

如故居數日宣直果爲人所竊忠宣大驚怡容言
曰臣恐不虞之變嘗取匣中書藏之請勿驚月餘
羣小計垂成怡出所佩冊命以驗之事遂寢卒謚
匡定性豁達有長者風久從忠宣入侍千元有負
綆之勞終始一節○王謂左副代言韓宗愈曰吾
欲表請于元禪位潘王遂宥以表授宗愈趣令印
之宗愈曰國家傳之相宗豈宜廢嫡以與旁支乎
固諫不得命既退托以墜馬不起與李兆年謀諸
大臣執姦臣存之事竟不行時王爲姦臣所誤有
是言

辰戊

十五年

元文宗天曆元年

春二月遣世子楨如元宿衛○

夏四月王率內監敗于西海道又幸白州秋七月

辛酉朔還宮○元遣平章政事買驢等來與禮君

朴仲仁及曹頤趙雲卿上護軍高子英等從之皆

潘王之黨也時柳清臣吳潛詣中書有誣王旨聾

喑啞不親政事遂訴云太尉王奏仁宗皇帝以壽

爲高麗王以高爲世子已有定命至英宗時壽與

伯顏禿古思謀令金廷美說太尉王奪高世子印

又奪太尉王所賜高田宅及陪臣清臣潛等百四

十人田宅於是帝遣買驢來算問王辭疾不迎買

驢意王實龔啞徑詣王宮宣詔詰問王對曰世祖
皇帝賜我父王高麗王世子印武宗皇帝授我父王
瀋王爵未幾龔封高麗王洪重喜來曰一身不宜
兼縮兩王印奏于帝命我為高麗王延祐三年我
朝京師父王授我世子印謂曰世祖皇帝賜此印
曰待胤子長傳與之今當嘗高者言父王聽金廷美
說以印與我然仁宗賓夫二年父王竄吐蕃時予
在國何暇與伯顏禿古思謀且印乃延祐三年所
授而言英宗時所與其言謬矣但使吾父子相夷
取我父王以世祖外甥又有累朝佐命之功重喜

尚曰一身不可兼兩王況高有何功既為瀋王又
要高麗世子印耶父王田宅已與高者會蒙帝旨
孰敢違異但懿州所置廨典庫店鋪江南土由父
王所與文契俱在營城宣城兩棉里世祖為高麗
王朝見往來供給許置之子不得傳之於父而他
人有之豈其理也又清臣等田宅皆奪他人所有
非其傳於祖父者今有司考其文契還與舊主耳
買驢見王禮容嚴肅言辭有叙曰帝所以命臣來
者察王疾也以今所見向者之語皆誣也於是頓
等惶懼無言時上聞使臣絡繹而來王皆不接見

使臣陵辱宰相擅作威福多納賄賂荒淫聲色淹
留旬月買驢疾其所爲並督令還歸○下政丞尹
碩干巡軍獄杖之碩性急好罵辱嬖人嬖人多怨
之嘗與贊成事林仲沆偕行仲沆有違言碩以馬
策扶之嬖人以聞王怒有是命○買驢還王遣崔
汝道于平壤餽金銀綾羅苧布買驢不受初買驢
之來也幸臣安道金之鏡等恐禍及已日夜憂懼
及其還也喜而益驕

史臣自文寶曰王留燕五年憂勞敬篤性慎獨天
性及還國常居深殿忽忽不樂不接朝臣不親

政事由此小人並進如祖倫安道之鏡申時用
等專擅權柄賣官鬻獄無所不至臺諫章疏中
沮不啓其不遭譴責於買驢幸矣

胡僧指空說戒於延福亭士女奔走以聽鷄林司
錄李光順亦受無生戒令州民祭城隍不得用肉
禁民畜豚甚嚴州人一日盡殺其豚○八月王徵
行幸禮成江以李奴介爲密直副使金就起爲軍
簿判書應烏楊軍上護軍奴介商人之子就起內監
之壻○乙卯幸平州○下瀋王黨趙湜金温權質
田宏等于巡軍流之又貶樂安君金之護爲寧海

府使流判事金千鎰于田里先是之讓千鎰與萬
戶洪綏歸心于曷誣以本國背國又以王旨聾
嗜啞讚于元○冬十二月上護軍崔安道請行在
王望見騶從甚繁意元使者來敬驚駭及至乃安道
也王怒流于島安道不即行留十餘日乃行猶率
僂從十餘馬數十匹其自恣如此○資贍司言銀
瓶之價日賤自今上品瓶析實布十匹貼瓶析布
八九匹違者科罪從之時鑄瓶雜以銅官雖定價
人皆不從○王將入朝置盤纏都監令百官及五
部坊里出布又於京畿八縣民戶斂布有差於

是姦吏因緣橫斂中外騷擾時又出內帑瓶子市
米內臣因之誅求無已兩府患之欲遣察訪于五
道以救氓瘼內人從中止之王性好潔一月湯浴
之費諸香十餘盆苧布至六十餘匹名曰手巾多
為內豎所竊王不之知

己巳

十六年

元天曆二年

春正月王在平州次天神山下構

假屋以御問虞人曰蓋屋何物為嘉虞人對曰樸
木皮最嘉王即命取之民甚苦之王耽于遊由支
費浩繁虞人皆授檢校郎將別將賜衣服穀米動
以百計○瀋主公主訥倫之喪至自元○二月

還崔安道安道不入海島遊遍楊廣道按廐馬季
良及諸州郡爭相勞慰其或支持稍薄輒加鞭撻
季良貪恠嗜羊肚民譏之曰馬食牛○三月盜發
金馬郡馬韓祖虎康王陵捕數典法司及賊逸政
丞鄭方吉欲劾典法官贊成事林仲沈沮之曰賊
繫獄二年無見賊而死者多矣方吉曰固知發塚
人多金仲沈慙恚○夏四月葬訥倫公主翌日盜
發其墓○五月元遣使賜王衣酒○聚巫禱雨六
日巫苦之皆逃匿搜捕者遍閭巷

史臣白文寶曰燮理陰陽宰相職也早氣太甚

尤當敬畏以答天譴會是不思而徒責兩於巫
覲豈不謬哉

六月高興府院君柳清臣死于元初清臣與吳潛
從王如元見潘王暲欲篡王位遂背王附暲詭謀
萬端及王復位二人懼罪不敢遷清臣留燕九年
而死不學無知有機變恃勢弄權爲國害本高伊
部曲人時有猫部曲人仕朝則國亡之讖俗稱猫
曰高伊○秋九月元遣直省舍人完者省委官文
伯顏不花來頒即位詔王在白州病不出迎完者
詰問鄭方吉以實對王猶憂懼完者遣忽赤閔子

東鑑四十三
三十九
明謂王曰上國稱高麗多過失今宜先賀登極王
喜曰使臣右我復何憂內臣密直金之鏡曰完者
族黨在本國完者似欲官其族人乃命之鏡及太
司成高用賢右副佖言奉天祐掌銓注王謂用賢
曰向授汝祗候今宜加四品蓋不知用賢已拜太
司成矣幸臣檀除授而王不之察類此內臣申時
用至政房罵之鏡曰今日除授爲使臣也乃輩奚
獨鬻官而不官吾子孫耶時喪職者皆在庭時用
顧曰若等無錢又誰怨也來官者雲集之鏡等夜
匿村舍注擬上護軍申丁請官未遂罵之鏡天祐

曰壅蔽聰明專擅除授何也又大呼曰無錢者毋
求職之鏡不能對批既成密直副使李仁吉擅改
于其策及批自下用事者爭相塗抹竄定朱與墨
至不可辨時人謂之黑冊政事○冬十月完者文
伯顏不花洪株的等見王于白州藤岩寺左右皆
匿完者等直入卧內王慰諭之○遣安定君琮如
元賀即位又遣金之鏡請傳位世子時世子在元
○時國無紀綱人無廉耻諸衛別將散貪等於頒
祿日親到倉門或冒受或劫奪糾正不能糾治手
執鞭杖終不能禁

庚午

十七年

元至順元年

春二月元命典瑞院使阿魯委頭

曼台客者大史九住策世子楨開府儀同三司征

東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遂遣客者

副使七十堅來取國主印○王放鷹于平則門外

凡六日○西河君任子松萬戶權謙等從七十堅

賚國印如元○丁未元授王國印王命政丞致仕

金台鉉權征東行者事○置知印房以三司右尹

尹之賢起居注李湛都官正郎李君佺典籤金漢

龍充之○王委機務於嬖臣裴佺朱柱等日與內

豎為角力戲無上下禮由是君子見存直言不得

進起居注李湛白王曰君舉不可不慎一動一靜

左右書之王曰書者誰歟湛曰史臣之職也王曰

書我過失者皆書生也王本不好儒由是益惡之

○王尚關西王焦入長女是為德寧公主○夏四

月上主囚權省金台鉉及尹碩元忠等以鄭方吉

權行者事台鉉遂挈家遊金剛山蓋遠嫌也○以

金深為都僉議中贊李齊賢為政堂文學○五月

己未元命王之國○六月拊忠宣王于寢園是祭

衆闖入廟庭爭奪奠物而去法司不能禁凡行事

皆不如儀○秋七月元流明宗太子妥懽帖睦爾

于太青島○光陽君崔誠之卒誠之性剛直精於
數學忠宜在元定内亂立武宗誠之在左右多所
贊襄忠宜賜金百斤令末師學授時曆法東遷遂
傳其學及囑黨疏國家得失將言於朝廷誠之不
肯署名主謀者同坐府中令錄事請署誠之厲聲
曰吾嘗備位宰相僉錄欲脅我耶衆沮喪○閏月
上主將如元至海州政丞鄭方吉贊成事姜融前
評理金元祥曰今王之位殿下與之王宜誠心
以事殿下而反如仇讎殿下之臣一皆槐職唯以
義成倉屬之殿下供億不給辱莫大焉又今王與

龍山元子有不友之心勢不可兩存請殿下與元
子入朝上主遂命德妃歸田里使不與王相見中
郎將曹益清自王所來上主召謂曰王奪吾從臣
等官何也雖高爲王豈至如此吾欲朝元何如益
清力陳王位父子相傳之法言甚切至王嘉納
然以方吉等言猶不能自安○王寄書元右丞相
曰竊聞前行者左右郎中蔣伯祥上告都堂欲於
小邦立者置官變更國俗上下無不驚惶况予東
來坐席未暖處聞此事安得無恐小邦臣服聖朝
歲修職貢百有餘年未嘗小懈歲戊寅有亡遼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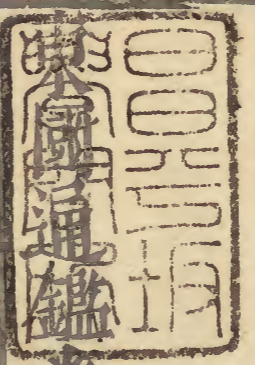
種金山王子驅掠中原陸梁東土朝廷命哈真扎
刺以討我忠憲王助兵餽餉協力攻破於是結兄
弟之盟世世子孫無忘今日歲己未世祖皇帝回
軍江南我忠敬王率羣臣跋涉六千餘里迎拜於
梁楚之地世祖大加褒賞即降聖訓不改國俗依
舊管領中統元年詔諭安南國有曰本國風俗一
依舊制不須更改況高麗比遣使來請已經下詔
悉依此例至元三年賜日本國書有曰朕即位之
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
域反其旄倪高麗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權若父子

其後我忠烈王入侍輦下釐降帝女世叨甥舅之
親當其立諸處行省獨於小邦不設後因征日本
雖有名額不狗常選大德末我太尉主佐仁宗皇
帝平定內亂迎立武宗皇帝為定策一等功臣時
有遼陽人重喜請立省小邦天心赫怒杖重喜流
遠方今伯祥扶根飾辭謀欲覆我宗國不畏累朝
聖訓朝廷若從其說小邦所以首先歸服歲修職
貢不敢自以為功其於累朝存恤之義何其賜日
本安南之詔何又念小邦里誌之地山川林藪土
石礪薄稅地賦民不周於用地遠民愚言諾趨舍

婚姻風俗不同中國若其聞此必皆惶懼伏望閣
下無納巧言導開天意許土風之不改令祖業以
相安則豈惟山澤之民皆懷聖德抑亦宗桃之鬼
益感至仁立省之議遂寢○上王至黃州王道上
胡跪迎謁上王曰汝之父母皆高擧也何見我行
胡禮且衣冠太侈何以示人可速更衣訓戒嚴厲
王涕泣而出前密直副使李仁吉以姦幸於王上
王曰洪真太豕也杖之流于鳥王中止之○丙午
王及公主至自元帝遣翰林學士阿塔歹戶部郎
中禿憐宣使孟士泰護其行○八月丙辰王即位

於康安殿者○九月王如見州謁德妃○冬十月
檢校政丞金台鉉卒台鉉風儀端雅眉自如畫少
與儕輩受業先進之門先進奇愛之屢引入內餉
之其家有女新寡稍解詩忽一日窻隙間以詩授
而挑之自此絕不復往性廉正言動循禮書畫不
暑不租事母孝睦親姻與人無妄交歷事三朝進
退以義裁決精敏言歷代典故如昨日事每國有
大疑必就而咨決焉謚文正○遣僉議評理李凌
幹如元賀改元謝教累降公主○王敗于海安○十
二月王如見州謁德妃遂巡南京乃還○始令舉

子誦律詩四韻一百首通小學五聲字韻乃許赴



卷之四十三



